



一提到法语翻译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傅雷。

孙伏园、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、刘抗、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。他无意中看见房东旧历书上的《圣扬齐尔夫的传说》，爱不释手，便开始试译，且刊登在1930年的《华胥社文艺论集》中，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。随后，他又开始试译泰纳的《艺术哲学》、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，在翻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1931年8月中旬，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“香楠沙号”轮船归国。回国后，他担任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，兼授西方美术史、法语。1933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译作菲列伯·苏卜的《夏洛外传》。9月，因母亲离世，傅雷遂辞去美专职务，选择译书为业。

大凡有心的翻译家，往往在翻译的同时潜心研究，总结经验，如罗新璋先生总结的三非（外译中，非外译“外”；文学翻译，非文字翻译；精确，非精彩之谓）、严复提出了“信达雅”的翻译标准等。而傅雷有“神似说”——重神似不重形似——也自成一派。

1951年，傅雷在《高老头》的重译本

序言中，开宗明义指出：“以效果而论，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，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……各种文学各有特色，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，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，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。像英、法，英、德那样接近的语言，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；中西文字的打格远过于此，要求传神达意，殊两悉称，自非死抓字典，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。”傅雷这是用中国古典美学和绘画诗文领域中的“形神论”来讨论文学翻译问题。

实际上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陈西滢、曾虚白等人便拿临画和翻译作比，就有过“注重神似”的说法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被流传开来。然而傅雷的这一重提，自然与其在翻译上的成就分不开，最终使其逐渐形成了一派学说。

而要达到“传神”，第一步就应该是认真仔细领会原文。傅雷说：“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，决不动手，是为译事基本法门。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、感情、气氛、情调等化为我，方能谈到移译。”

传神不等于说译者就可以随心所欲。傅雷非常注重斟酌原文的字句，在译作中会尽量保留，以此原作的神韵才能保存下来。傅雷还曾说过：“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。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，译文的流畅与完整，都可以兼顾，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，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。”傅雷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措辞适当贴切，“有时甚至颇为奇巧，可称神来之笔”。总之，文学翻译者得具备文学解读能力和艺术表现力。“译者要能够透过原作的字句声色领会原文之精妙，感受原作的‘言外之意，弦外之响’，捕捉原作的‘无言之美’。”

2009年，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，旨在促进法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。傅雷先生曾翻译过巴尔扎

克、伏尔泰和罗曼·罗兰的著作，该奖便是以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命名。每年，傅雷翻译出版奖评选出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，其中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；自2013年起，还设立了“新人奖”，以鼓励新一代年轻译者。

傅雷译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



许渊冲：向法国介绍中国

和傅雷只将法文译成中文不同，许渊冲善于将中文翻译成法文，是这一领域的第一